



李敖：江湖不老狂徒

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，李敖在台北去世，享年83岁。

回顾李敖的一生，有人问他：如何不白活？他答：喜欢你喜欢的，打败你不喜欢的，活过你讨厌的。

李敖一生写了100多本书，直到晚年还在写。每周7天，李敖有6天在台湾阳明山上的家里，不烟不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，整日只围绕一件大事：写书。晚年的李敖，跟外界最主要的接触基本就剩两样：写书和微博。微博上，他给自己写的简介是“学者李敖”。他不会打字，用iPad手写发文，他说，玩微博只为证明不比年轻人差。

“清教徒”式知识分子

太多人好奇李敖在山上疯狂写作的独居状态。他随便挑了一天，事无巨细地做了一个时间表：“6点起，将燕麦、羊奶粉、豆浆粉合煮大碗下肚，午前补充蛋白质，杏仁粉一杯下肚。一路工作到下午3点，才吃极简陋午餐。6点室内骑车半小时。入夜饿了只喝苹果西红柿汁。8点儿子李戡来电，整日工作，首闻人声。快哉！倦时小寐10分钟，听CD。12点入睡。”

这份日常清单带着几分清教徒意味：深居简出，素食素言，超强写作，节制自律。而上山前的他，早用几十年证明了一个血性桀骜、纵情纵欲的李敖。“这对我来说不矛盾。我跟外界的关系都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定，比如年纪大了越来越疏离，我一个礼拜有六天是在跟自己对话，我工作量大，也不希望跟别人来往，得不偿失，有点轻微孤僻。一般人自卑或者孤僻很痛苦，但我一个人高兴得要死，快跟庄子一个境界了。”

他生性的狂妄，在工作上化

成典型的工作狂。“我的工作狂方式很奇怪，不是悬梁刺股，是上瘾的兴奋。”他写书上瘾，就像他爱用数字量化他的那些官司。但写书和告人，都不是靠灵感和冲动。“我们这种专家知识分子当然不是靠灵感来写作，这是个技术工种，或者是写作竞赛，自己跟自己比赛。给我纸笔，我随时坐下来就能写作。而且可以好几本书同期写，我的思维不是一条直线，是旁征博引的，这才叫功夫。就像妓女不能靠性欲接客，真正的作家不能靠灵感写作。”

李敖活到老，几乎没有朋友。他说，家人中、朋友中、敌人中，精神上能跟他构成对话的人基本没有。“我常常遗憾的就是，我怎么没有交到一个朋友。没机会有，我也不需要。我的一切本领都是从书本里来的。

读书则坚，我很会看书，并且从书中琢磨出活用的知识，这点我非常自负。我能够在知识上始终保持兴趣，持续不断地深入研究，这使我能够忘掉眼前那些乌烟瘴气的事，知识使我一次次脱身逆境，太重要了。”

后来因为大陆再版了他的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》，他在新浪微博做了一次微访谈。有人问：如何不白活？他答：喜欢你喜欢的，打败你不喜欢的，活过你讨厌的。

狂傲不羁的风流子

说到“敢骂”，李敖不是浪得虚名。

过去，他批判传统文化弊

病，骂得痛快淋漓，也骂得大快人心。因为他往往一针见血，有理有据，用他的话说“不仅能骂你是王八蛋，而且可以证明你是王八蛋”。台湾作家中，李敖笔锋犀利如刀，是“战士”型的作家，文章一度深受年轻人的热爱。

而曾屡屡被李敖攻击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，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幽默说到：“他(李敖)一直骂我，我则保持沉默，这说明，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，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。”

李敖在外表现出狂傲不羁，但有私下与他接触的人却说他非常“谦和有礼”。

2010年8月底他在上海参观世博，有媒体记者注意到，无论是谁，包括给他端茶送水的服务员，给他拿过来什么东西，他都会恭恭敬敬站起来，说：“怎么敢当！怎么敢当！”

一位记者在采访李敖的时候注意到，5分钟内，李敖一共说了4次谢谢。

生活中的李敖如此谦卑和气好打交道，文字中的李敖却张牙舞爪盛气凌人，到底哪个才是李敖的真实面目？对此，李敖笑称：都是真实的，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太跟人家有是非上的争执，但是写文章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。

被香港人列为新香江四少之一的马家辉曾披露，李敖为人仗义，对朋友也细心。

有一次，李敖用马家辉的笔写了几个字，发现笔快没有墨水了，专程跑到文具店买了一堆笔送给他。可以走机场VIP通道过关的李敖，为了陪朋友，宁愿排队陪朋友走普通通道。马家辉还透露，李敖对朋友如此，对女人更是如此，要是李敖的女人挑几件衣服询问他哪件好看，他定会大手一挥，把这几件都买下来，让女人回家再慢慢试。

曾有记者问李敖喜欢的女人是哪种标准，他说：“瘦、高、白、秀、幼。”诚然，那些与李敖有

过浪漫传闻的女性，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女与才女。

1951年，李敖在学校图书馆里又结识了令他神魂颠倒、清秀可人的罗君若，甚至还为她3次服安眠药自杀。

1962年2月李敖和王尚勤的恋情始于一次萍水相逢，1965年在西雅图生下女儿李文。虽然王尚勤后来返台准备和李敖结婚，却发现李敖已经和女朋友吴海蒂同居了。李敖曾说：“人们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，非也，‘H’（吴海蒂）才是最漂亮的。”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李敖生活异常窘迫，不得已还搞起了贩卖旧家电器的生意，此时给予他精神上鼓励与安慰的红颜知己则是小蕾。李敖深陷牢狱之灾，小蕾无奈与其分手。

1976年冬天，刚从监狱出来不久的李敖，应邀到老友萧孟能寓所赴宴。家宴上，与刘会云相爱了。两年后，便开始了同居生活。后来李敖喜欢上了胡茵梦，于是她忍住悲伤主动从三人关系中退了出来……

1979年，李敖与胡茵梦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。胡茵梦，台湾著名电影演员、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第一美女。然而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3个月又22天。

1988年6月，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年爱情长跑以后，李敖和24岁的王小屯结婚。1992年8月3日，李敖喜得一子李戡；1994年11月23日又得一女李谡。

八十多岁的老男人

阳明山上的信号很足，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楚，李敖却接连几次恭敬致歉，让重复一遍，“不好意思，耳朵有点背了”。

李敖曾说，自己一生，一抱不平，二抱女人；大脑用来学习、思考、战斗，小脑拿来享受。如今问他何时承认自己老去，他答：大脑胜过小脑时，见到女人掉头就走时。“年轻时，跟女人的关系最

吸引我，50岁以前看到美女立即下手，60岁犹豫不决天人交战，到70岁看到美女掉头就走。后来80多了，所以我就算了，这种定力啊，安静啊，孤绝作战的毅力啊，跟自己的老去绝对有关系。”

在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》中，更是难见那副猖狂傲慢与金刚怒目，徒留一个殷殷教诲慈父做菩萨低眉态。“对待敌人就要狠一点，对待家人肯定要温情。当年在狱中，用了两年给女儿李文写信。她出生时，我就坐牢了，我对她有亏欠，只好用狱中家书的方式每周给她讲故事。”

2009年，李敖在《可凡倾听》节目上感慨说：“我真的老了。”

李文在美国，李戡在北京，李谡和妈妈住在台北敦化南路的家。李敖每周6天独居，周日以祖父的心态尝尝天伦之乐。他有些刻意营造父亲的缺席。“以后早晚要分开，因此平常都离儿女们远远的，让他们习惯父亲不在的日子。”

李敖眼中，李文独立了，李戡正在磨炼中，李谡还是掌中珠。“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复杂的，因人而异，对子女不要过多设计，出主意。有一种经验叫做吃亏上当，很多感觉都是这样的，包括春风得意，包括失恋、赌钱，都要自己亲身体验。”

李敖豪言讲出对李戡的男人想象：“我对他的方法就是完全不管，他的磨炼还有一些变化，严格讲三个原因会使一个男人变成钢铁：第一，就是跟女人的关系；第二，就是他有没有当兵；第三，就是他有没有坐牢。三点都处理好了，钢铁性格就练成了。”

晚年李敖依旧豪情不减当年，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夫复何求？对我而言，保持最后的健康，能够畅所欲言，把我一辈子浓缩起来的精华能够一本本给写完，这是我的目的啊，还想怎样，我去张狂，我去招蜂引蝶？”

综合《新周刊》《信息时报》



更高品质的视频购物

以居家生活用品为核心

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电视购物频道

